

云外
天都



点 裙 怪

下

云外
天都 著

她是她珍藏的袖珍小像，
却舍不得绘上面容，
将天上云彩剪碎熬成颜料，
也绘不出她心底他眉眼间的黛色。

起点超人气作者

云外天都

最新古代言情力作
新增独家番外

二皇子气宇轩昂阳光帅气，三皇子温文尔雅却冷酷残忍，四皇子正太倾城毒舌功力深厚
终极BOSS大皇子藏在哪儿？这是个谜。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下

点 裙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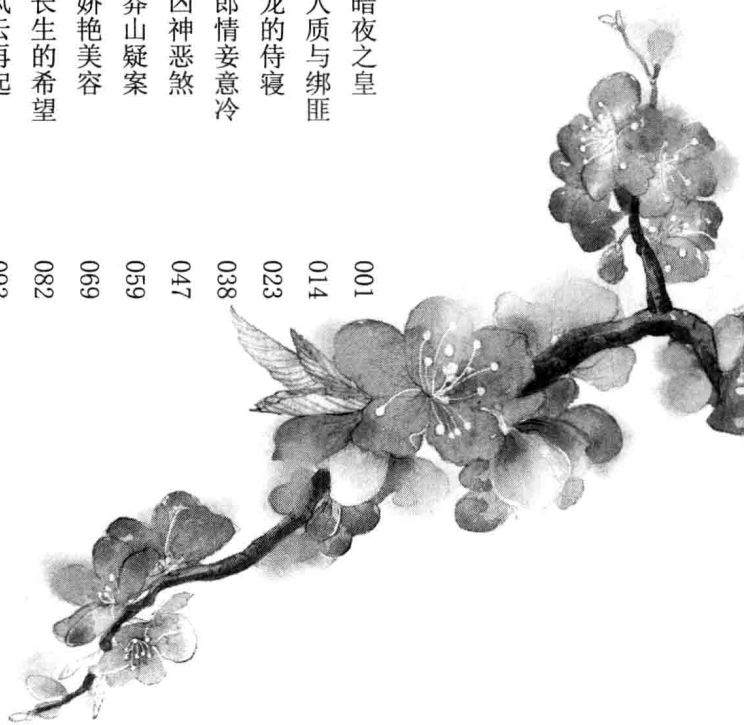
外都
云天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八章 暗夜之皇	001
第二十九章 人质与绑匪	014
第三十章 乌龙的侍寝	023
第三十一章 郎情妾意冷	038
第三十二章 凶神恶煞	047
第三十三章 莽山疑案	059
第三十四章 娇艳美容	069
第三十五章 长生的希望	082
第三十六章 风云再起	093
第三十七章 疑上加疑	104
第三十八章 无耻之徒	114
第三十九章 相知相守	124
第四十章 众叛亲离	137
第四十一章 争风吃醋	149
第四十二章 冷宫之祸	160



CONTENTS 目录

第四十三章 层层杀局	175
第四十四章 太子归位	187
第四十五章 馆儿馆奇遇	199
第四十六章 太子选妃	209
第四十七章 互许衷心	219
第四十八章 前世的噩梦	231
第四十九章 垂死挣扎	245
第五十章 结局	256
平安的番外	264
李景誉的番外	276



第二十八章 暗夜之皇

北里巷是一条极长极幽深的小巷，小巷的两边，全是雕栏玉砌一般的房子，红木的栏杆，镂空的窗户，偶尔有穿红着绿的女子穿梭其间，惊鸿一现，又隐在了那重重垂落的帷纱之后。这条巷子，常年有淡淡的酒香，混着莫名的脂粉异香，丝丝缕缕钻进人的鼻子里，似能带给人一个幽暗的梦。北里巷的尽头，是一处翠顶华榭的大房子，那里绿树成荫，浓阴密布，如京师里最富贵人家的后院，闺阁锦绣之处。

这一处地方，名叫贺公馆。

但凡京师经常在外跑的公子哥儿，都知道贺公馆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有最香醇的美酒，也有最美艳的女人，还有最能解决问题的人。

贺公馆的老板是个常年戴着半边面具的人，大家都叫他贺大家。

一大早儿，贺大家就斜倚在矮榻上吸着旱烟，一连吸了三袋旱烟锅子，都没有出声。跪在地上的海安悄悄地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不动声色地把膝盖移了移。

刚移了一小步，刚刚还在贺大家嘴里的旱烟锅子就“唰”的一声来到了海安的头上，一下子把他的额头打得冒起老大一个包。

贺大家身边的侍婢水桃忙劝道：“大家，这可怨不得海安，他已经想尽了办法，可贺公馆的几个都是庸脂俗粉，又怎么能入得了主公的眼？”

贺大家这才将旱烟锅子从嘴边取了下来，没被铁罩子罩住的那半边脸露出了些忧郁之色，“我都打听了，城西的刘老二送了主公一只老坑玻璃种的玉钗，主公收下了，城南的王胖子送给主公一个孤本，主公也收下了；就连那姓江的笑面佛，一个开赌场的，也送了只玉佛给主公，主公也收下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贺公馆就拿不出好东西让主公青睐？我们贺公馆不是有最美的女人嘛，可送到主公面前，他连茶都不愿意让她奉！这代表我们贺公馆女人的质素大大下降啊！有负京师第一的声名！你们知不知道！”

他手里的旱烟锅子飞溅着火星子朝海安点了过去，“你是怎么办事的？不是叫你找一些好货色过来吗？你都找了些什么人！是母猪啊还是母狗！”



海安很小心地抬起头来，认真地建议：“大家，咱们是不是弄错方向了？”

贺大家提起了兴趣，“说来听听。”

海安摸了摸头顶的包，“其实我们很有些清倌儿的，不如让他们试试？”

贺大家沉思，“你是说，主公喜欢男人？”海安点了点头。

水桃在一旁撇了撇嘴，“不可能。大家，主公长得那样俊美，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呢？”又小心地望了贺大家一眼，建议，“大家，不如让奴家去试试！”

贺大家看了她一眼，“瞧你那口水都流出来的样子！主公要能看上你，母猪都会上树了！”

水桃很受伤，“大家，奴家去年可是花魁！”

贺大家道：“你也说是去年了。去年的包子鲜香味美，放了一年了，那还能吃吗？今年的花魁主公都不望一眼，何况是去年的！”

他转眼朝海安望去，语重心长道：“咱们什么事都要替主公想着，得让主公高兴。连那笑面佛，一个开赌场的，都能哄得主公青睐一二了，咱们为什么不行！对了，海安，你手里可有容貌美艳的清倌儿？”

海安有些迟疑，“大家，您是知道的，主公不准我们逼良为娼，虽然有些自愿过来的，但容貌身姿比以往就差了许多，主公不一定看得上。”

贺大家叹了口气，皱起了眉头，“咱们现在是多方位发展，贺公馆主要功能在打探消息上，所以人缘上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海安也皱眉，“这可怎么办呢？”

正在此时，有仆役来报：“大当家的，有水鱼前来探路，还带了两只雌儿。”

这是切口，水鱼代表着身上有财的逃亡人，雌儿自是代表女人。

前面说过，贺公馆，除了最美艳的女人和最香醇的酒外，还有一样生意，便是替人解决麻烦，收入钱财，替人消灾。其中之一，便是将被官府追缉的逃亡人平安地护送出境。贺大家道：“他如果能给得起钱，便送他一程。这种小事，不用呈上来了。”

那仆役鬼鬼祟祟一笑，“大当家，你绝对猜不出来，那个人是谁！”贺大家磕了磕烟灰，“是谁？”

“还记得当年从紫院中逃出去的那个人吗？”

贺大家一下子从椅子上站直了身子，“是他？”

“不错，是他……”

贺大家摸了摸那半边被铁片盖住的脸，从牙缝里逼出些声音来，“好，很好，他终于落在我的手里了……”

海安心知他的想法，想起那人的容貌，世所罕见，于是道：“大家，如果那人还和当年一样，绮容玉貌，说不定咱们主公能看得入眼呢！这么一来，岂不是一箭双雕，既能报了您的当年之仇，又能讨得主公欢心？”

贺大家瞪了他一眼，“怎么能把这么个人放在主公身边？那不危险么！”

海安道：“大家，咱们有药啊，无论他多么厉害、武功多高，都能使他筋骨酥软，春意盎然。再说了，大家，属下认为您太多虑了，主公武功那么高，当初收服您的时候，略弹了弹指头就把您打倒了，你还认为他收服不了这只妖孽？”

贺大家忧心道：“我唯一怕的是，主公心太软。你瞧瞧，要依照江湖上的规矩，收服了咱们之后，就要给咱们一些好看，要咱们做牛做马才是，他还依旧让咱们做回老本行，只不过定了些规矩，还替咱们解决麻烦……那妖孽容貌又美，又会扮假，就怕被他说动了，主公一时心软……”

海安也担心起来，“大家，您的意思，主公要是心狠手辣地对付咱们，咱们就不用担心他心善被人欺了？要不让小的向主公提些建议，对你心狠手辣点儿，让您别产生主公不够心狠的念头？”

贺大家一个旱烟锅挥了去，又将海安的头敲起个大包，“他心善，自然得有咱这些心狠手辣的给帮衬着！那笑面佛够心狠手辣了吧？还不是一样在主公面前服服帖帖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心善也能纵横江湖啊！”

海安很是不解，“大家，你到底是建议主公心善还是心狠呢？”

贺大家也迷糊了，“哎，活了这么些年，原以为在这道上混，一定要心狠的，他们狠，你得比他们更要狠。可遇上了主公，不知怎的，就感觉他那套大家一起混江湖的方法也不错，而且收入比以前提心吊胆也赚不了几文钱可好了许多！”

海安感慨，“京师里的这些暗势力全都被主公收服了，而且是心服口服，以前大家你杀过来，我杀过去，半夜里枕头底下都要放把刀。如



今都用不着了，有些寂寞啊。”

贺大家瞧了他一眼，“海安，你的肚子也大了不少，要不要我给你紧紧皮？”

海安忙道：“不用，不用，咱们还是想想怎么让主公欣赏咱们吧。”

贺大家兴致勃勃地说：“说起那人的容貌，倒真是够格了。他的脾气，是极为阴毒的，嘴又巧。想当年，无论男女，到了他的手里，都会被弄得神魂颠倒，当年可迷倒了不少的公子哥儿、深闺怨妇。所以，咱们不能让他说话，主公也不是个喜欢言辞的，哑着更好。主公如果不喜欢女人，那么屋内的装潢就要改一改了，把原来的粉色改成清雅的青色。这个妖孽么，身上要擦些滑软的香腻子，不能没有美感……”

海安奇道：“大家，您对主公观察得可真够仔细的，您怎么知道主公讲究这些？”

贺大家被他一问，恼火地道：“主公不是说过，顾客就是我们的财神爷么？我们得想其所想，探其所需，主公现如今就是我们的财神爷，我们也得想他所想……你没见到主公衣冠整洁，衣饰精致，从里到外，从来只穿五件衣服，多一件也不行，少一件也不行嘛！”海安很佩服地道：“大家，难怪您能成为我们贺公馆的大当家，那照您说，这套在脖子上的玩意儿，要用什么制成？”

贺大家道：“最好用玉饰，如此一来，又滑又美，到时衬着那妖孽欲哭无泪的表情，肯定能使最铁石心肠的男人都春心萌动。”

海安感叹，“在这方面，主公的确有些铁石心肠，可能他年纪太小，还没有体验过那男女情事的妙处，只要我们给他启蒙了，他定会心智大开的。”

贺大家脸色憧憬，“如此一来，主公对我们贺公馆定会另眼相看，绝不会将我们排到他心底最后一位了。”

海安点了点头，“大家，那咱们就准备吧？主公今晚上要过来查看账簿的。”

贺大家道：“俗话说得好，食色性也，咱们就要让主公在咱们这儿乐不思蜀！一定要超过那笑面佛！”

海安点头，“不错！您瞧瞧笑面佛贴在主公身边，仿佛他是主公最信任的左膀右臂一般，看了就让人生气！经过这一次，咱们保管能将主公的心拉回来，让主公把您当成他的左膀右臂！”

贺大家道：“好，你去准备吧！”

海安又想起一事，小心地问：“大家，主公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可能头一次这样风流。你说，如果他放不开，可是怎么办才好？”

贺大家望了他一眼，“你的意思是？”

海安道：“依照我的意思，咱们不是有那给客人助兴的药么，能强身健体的那种，要不要给主公用上一点半点儿？”

贺大家脸色忧郁：“照理来说，让主公高兴，是我们为人下属的义务，但主公那个人的脾气咱们还不了解，他武功又高，一伸手就能把人的脖子拧断了……”

海安遗憾地道：“这是人间至乐之事，主公还没有尝过，所以才会不了解。如果他了解了，定会食味知髓，乐而忘返。而且那药，可是有大补的功效，可以提高内力，千金难求啊。属下记得，大家您都不舍得用吧？”

贺大家感叹道：“我原想着等老了，留给自己用的，既如此……为了主公未来的人生不那么没乐趣，就给他用上些吧！”海安附和道：“您说得没错，主公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没趣味了。人嘛，要活在眼下才好。只要他用了这药，再在咱们这里一逗留，咱们贺公馆在福门就拔了头筹了！”他小心翼翼地望了贺大家一眼，“大家，那咱们要不要告诉主公呢？”

贺大家拿起旱烟锅子敲了海安一下，“这能说吗？主公知道了这功效，还不把我们的脖子给拧了？依我看，他也是没经历过这事的，未免会被那些圣贤书之类的东西给误导了，把这人间至乐之事想成了邪门歪道……这样吧，就告诉他，这是锅补肾的补药，放在那红烧肉里面。主公不是最喜欢吃红烧肉嘛！”

海安喜道：“那为了不让主公怀疑，咱们也陪着吃点儿？”他一边说着，一边吞了一口口水。

贺大家瞪了他一眼，“你想得美！知道那药花了我多少银子吗？差不多我半生的积蓄都在里面啊！”他抬起头感慨，“为了主公，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记着，只能炖一小盅，把那红烧肉炖得香香的，让人远远地闻着就流口水来！”

海安道：“您请放心，自从知道主公喜欢吃红烧肉之后，咱把全京师做红烧肉做得最好的师傅全请到贺公馆了，那笑面佛得到消息已然晚

了。听说他也在到处找那做红烧肉做得好的，可到处都找不到。我还听说啊，他居然去侯门萧府挖脚，萧府的那厨师是家生子，自然不会跟他。他只得叫人家在主公在他那儿巡视的时候做私活儿，听说可花了不少银子……”海安一边说着，一边捂着嘴偷乐。

贺大家舒了口气，“这件事你办得好，咱们就是不能让那笑面佛再在主公面前露脸了。记着，主公喜欢什么，咱们就把京师里能做出主公喜欢的东西的人全都请到贺公馆来，绝对不能让笑面佛那小子抢了先去！”

海安抬起头来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可惜主公喜欢的东西太少了！男人都是好色的，他不好色，又不好金银珠宝，每天只是练武。其他的档口先前不停地给他找武功秘籍，他一开始还有些兴趣，后来连这也没兴趣了。”

贺大家道：“的确，的确，主公天姿聪慧，小小年纪便武功那么高，那些垃圾秘籍他怎么看得上眼。所以咱们要以咱们的长处，来讨得主公的欢心。咱们的长处是什么？就是女人！不……还有男人！”

海安眼底充满憧憬，“如此一来，咱们贺公馆就成了主公眼底最重要的了。那咱们定能将贺公馆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就不用再看那笑面佛的一脸假笑了！”

贺大家连连点头，又吸了好大一口旱烟，再从心肺处把那旱烟吐了出来，通体舒畅了，这才道：“你可得好好儿看着那人，别让他察觉了。哄着他，先把他的钱收了，告诉他他想去哪里，我们就能把他送到哪里，等主公来了才行动！”海安道：“他带来了两个雌儿，其中一个来的时候被抬在轿子里，昏迷不醒，他也不让我们看，只叫直接送进了房。这小子是不是又在伤天害理了？”

贺大家道：“他伤不伤天，害不害理，那不关咱们的事。咱们这一次，要将他用个通透！还有，那两个雌儿其中一个既是被他掳来的，本着咱们贺公馆的原则，咱们是不理会的，这是咱们的信誉。知道么？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

海安道：“他要了两个房间，是挨在一起的，那两个雌儿一间，他自己一间。看他的样子，对那昏迷的雌儿还很是顾忌，我私底下听见他吩咐那丫鬟模样的，一定要好好照顾那女子。”

“这样就好，看来他这也是捏了人质在手啊。咱别理他，先把主公

这件事儿办好了！”

海安低声应了。两人又商量了半天细节，这才去行动。

萧问筠醒来时，只觉得口渴得很，仿佛嗓子里都能冒出烟来，她缓缓地睁开眼睛，便看到香巧冷冷的表情。

“是你？”

“是我！”香巧冷冷地道，“小姐，没想到，到了最后，还是得由奴婢来侍候您了。”

“这是哪儿？”

“奴婢不知……”香巧倒了一杯茶水，递到萧问筠的手里，冷冷地道，“反正不是萧府，您就别想了！”萧问筠望了望她，“没想到，你倒是挺机灵的，和他都能扯上关系。”

香巧脸色一暗，怒气冲冲地走到椅子边坐下，“奴婢不过一条贱命，只能自己百般经营才能稍有活路，又怎么比得了小姐天生的富贵之命？一出生就有人百般怜爱，被人捧在手心里！”

萧问筠看了她一眼，“你百般经营，如今可曾得偿所愿？”

萧问筠向四周打量了一番，见这房间虽小，但摆设全都是上好的檀木，椅凳上铺了织锦，垂下来的帷纱发着幽幽暗光，显然是由上好的鲛纱制成。桌上的细瓷摆设是精巧的景泰蓝镶嵌，镂空雕花的窗棂涂了金漆，其富贵程度和萧府相比不遑多让。

她不由得在心底舒了口气，心想这必也是户大户人家，却不知道那姓林的把自己劫持而来，是为了什么。香巧看清了她眼底的轻蔑，浑身发抖，“不错，我没有钻营出什么新气象来，但如今大小姐您不也身陷囹圄？”

萧问筠笑了笑，“你以为你比我的情况会好些吗？”

萧问筠从她的眼底看出了一丝害怕，心底起了一丝疑惑，这到底是哪里，为什么香巧会有这样的表情？

“你是阶下之囚，而奴婢却能自由走动，你说奴婢的情况会不会好些？”香巧强自辩道。

萧问筠道：“既是如此，想必你也不想见到我，何不到门外站着，为何要滞留于此？”

香巧冷声道：“你以为你还在萧府，我还是侍候您的奴婢？”

萧问筠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我却不想到你的嘴脸。你既不出去，那便由我出去了吧？”

香巧一把拉住了她，狠狠地道：“大小姐，您别让奴婢难做！”

萧问筠感觉到她拉住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抬起头来望过去，却见她的眼底藏满了害怕，她心底那股奇特的感觉更加明显了，便一抽手，把手从香巧的掌中夺了出来，冷声道：“你说，这是哪里？”

香巧被她眼神一扫，竟不由自主地答道：“奴婢着实不知。”

萧问筠一把推开她，就想往门外走。两人正在纠缠，那房门却一下子被人打开了，有人道：“萧家大小姐，你能去得了哪里？”

萧问筠闻言望去，便见那男装“林美人”从屏风后转了过来。

他一进门，便用冷冷的目光扫了香巧一眼。香巧一缩肩膀，默默地退到角落里。

萧问筠见他容颜憔悴，一张巴掌大的脸更显得小了，倒有了几分楚楚可怜的神态，“林姐姐，你这是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这可不成，要说你做的是侍候男人的事儿，容貌如果不好好儿打理，可就什么都完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小心打量香巧的神情，果见她满脸震惊之色，用不可置信的目光朝“林美人”望着，脸上现了崩溃之色，她便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对的。这香巧怕是不知道这人的另外一个身份，尚对他怀有希望！

叶子初可不知道萧问筠心底打着什么算盘，也没有察觉到香巧内心的变化，只顾着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心想这贺公馆的当家虽没有露面，但他底下那位海安可是向自己打了包票，一定能送他出关！

如果李景誉和朝廷的人两方面都在找他，李景誉是为了要自己的一条命，而朝廷的人如果找到了他，也落不了什么好。不得已，他才来找这个京师最大的私运组织，只要他们收了钱，有了他们的帮助，无论是什么人，他们都能将之送往目的地。只要在贺公馆事先落了定金，就有了保险了，别的人想要拿他的命，得先问过贺公馆的人。

贺公馆，是几十年都没有出过一笔坏账的。

他想到这里，不由得从心底舒了一口气，抬头朝萧问筠望过去，把她的讥讽只当成了耳边风，微微一笑，“萧姑娘日后还是叫我叶公子吧！那个什么林美人，只是一场笑话。”

他没有把香巧放在眼里，在他的心底，香巧已成了一个死人，只要此事办妥，便是她从这世上消失之时！

他没看香巧，可萧问筠却把香巧的表情瞧得一清二楚，所以她以极同情的语气道：“林姐姐，不，叶公子，如今你恢复了这样的装扮，看起来可清爽了许多。不用再伺候男人了，是不是感觉舒了一口气？”

叶子初见她将“伺候男人”挂在嘴上，只以为她在图嘴边痛快，微微一笑，“萧姑娘还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吧，别替他人担心那么多！”

萧问筠再叹一口气，“我的确很担心呢。但想着林姐姐，哦，叶公子，原来和我们是姐妹，想来待我们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叶公子想必在等什么吧？闲来无聊，不如跟我们说说，您以前是女人的时候，为何扮得那么像？沉鱼落雁的，连我这个女子见了，都有些妒忌。当时您擦的是紫品脂是吗？衣裙之间熏的，定是零陵香了，画眉所用的黛一定是染青石了？”

叶子初怔了怔，朝她望去，见她满眼的兴致勃勃，不由得在心底冷笑，心想这大小姐当真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香巧的心却沉到了谷底。从叶子初并不否认的表情来看，他以前当真是一名伺候男人的人！如果他只是一名犯错了的逃犯，只要他身上带足了银两，她自然还有机会和他过上好日子！她忽然间明白了一件事，等他将她利用尽了，她的下场，不会比萧问筠好。她绝望地朝萧问筠望过去，却发现她颇含深意地朝自己微微一笑，她忽然间明白，只有萧问筠能救得了她，只要她能将功补过，大小姐至多将她打发成最低等的奴婢。但在萧府，即使是最低等的奴婢，也比回她那个家好！

叶子初左右看了看，想拿块布巾把萧问筠的嘴堵上。但他还没有行动，萧问筠倒是看出了他的想法，叹了口气道：“其实咱们现在说说话，一片和乐，那是最好的，有段时间，叶公子想必也听说过，我和我那庶妹妹当众打了一架。”她特别强调了“当众”那两个字。

此事传遍了京城，如果不知道的人那就是瞎子和聋子兼傻子！

而且那当众的“当众”还是满京师的贵人全都集中在一处的“当众”。

叶子初深深地感觉到了她的“不要脸”程度，并且是可以随时随地发作的。别看她表面上一副名门闺秀的娇弱模样！

那娇弱也是一种骨子里透着泼意的娇弱，自己总不能老把她打昏了吧！这可是会引起他人注意的。再说了，打昏了她，更难以操作了不是？

叶子初思索了，心想这萧问筠可真是泼名在外的，万一她哭闹了起来……现如今可是在贺公馆，贺公馆虽然不理你这些事儿，但万一扰到了他们的清静，他们可是不会不管的。

叶子初迟疑了。要把她好好儿哄着才行！

萧问筠此时深切地感觉到泼名在外还是有好处的。从香巧的字语间，她也瞧出来了，叶子初现在自顾不暇，来到这处地方也是非常的鬼祟……想一想他的处境，他现在可成了过街的老鼠！

于是她再笑了笑，“叶公子，左右无事，不如告诉我，我要怎么样配合你才能达到你的要求呢？”

叶子初以前不是没干过掳人越货的勾当，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被掳的人完全没有半分的担心害怕，还很好心地准备配合他。

他还准备了一番恐吓之词，现如今都用不着了。他看着萧问筠兴趣盎然的脸，忽然有些寂寞了……

叶子初心底打了七八个狠毒的念头，但到了最后，都被现今的形势打消了下去。因他知道，贺公馆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这里控制着黑白两道明里暗里的势力。

换句话说，贺公馆是一个替人解决问题的地方。

它可以说是最大的妓院，有最美的美人，但这只是它的副业，它私下接的秘密任务更让人心惊。它能派人杀最难杀的人。也能保得下上了断头台的最穷凶极恶的罪犯！还能将被黑白两道追杀的人平安地想送到哪儿就送到哪儿！当然，它的收费也不低。

现在，叶子初已经花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款。但为了能买他一条命，这还是值得的。

他的命很宝贵，因此，他不想因为萧问筠的一些小要求而节外生枝。

于是，他扯着嘴角笑了笑，“萧姑娘，只要你听话，本公子可以保证，只要此事过了，你很快就能回家。”

萧问筠把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我听话，听话，很听话……叶公子，那你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你以前是怎么样装扮成林美人的吗？”

叶子初的额头上青筋一跳一跳的，指甲嵌进了掌心。他深吸了几口气才把心头的火压了下去，心想过了这段时间我再来教教你怎么变成林美人！香巧缩在屋子一角，心底既是绝望又是震惊……

三人各怀心思共处一堂，叶子初保持着哑然无语，香巧缩在一边也



静默无声，整间屋子只是那被掳之人萧问筠兴致勃勃兴趣盎然，一再地向叶子初求教种种脸上涂抹何种胭脂之类的问题。

于是，贺大家带着海安很斯文地敲门来拜访他们的大客户叶公子的时候，隔着门框，首先听到的是女人的说话声……两人一对眼，迷惑：不是说这叶子初拿了个女人做人质么？这人质怎么这么多话？而且听声音还很高兴！半丝儿也没有哭泣求饶？

难道咱们弄错了，这女人不是人质，而是叶子初的主人？叶子初来求人护送出关，其实是为了让这女人出关？

可不像啊！明明说定了要护送的人是叶子初。

名帖上都写了：叶子初，男！

别的都可能弄错，那性别怎么会弄错？

贺大家抚着遮了半边脸的铁皮面具，心想，这叶子初的性别他是知之极深的，他们两人，可有自穿开裆裤就在一起的情意！

他心底一声冷笑。

海安也有同样的疑惑，低声问道：“大家，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要不要属下再去查查？”

贺大家想着主公这两天就要来了，讨好他的玩意儿可就落在门里面的人身上了，便低声道：“别多事，把咱们自己的事办好就行了！”

海安这才敲了敲门，道：“叶公子可在里面？我们大当家前来拜访。”

屋子里的女人声音这才停了。

停了一小会儿。

贺大家与海安都听得清楚，那女人清脆至极地道：“大当家？叶公子，给本小姐引见引见！”

两人再一对眼：这女人看来身份不低啊，绝对不像人质啊！

您瞧瞧，对她的嚣张，叶子初都没有出声反对。

又隔了一会儿，才听到叶子初的声音，“好！”

他们自是不知道这叶子初忍了多大的气才说出这个“好”字来的。

对叶子初的狠毒，贺大家是知之甚深的，他的心底没有怜悯，只要是碍着他事的，无论老少，无论以前待他多好的人，他都能下得去手……贺大家又摸了摸脸上的那块铁质面具。

唯一能使他低头的人，便是对他有利的人，是能给他带来利益的人！

那么，将叶子初当成玩意儿讨好主公这件事，要不要和她打个商量，

事成之后和她三七分成，又或是对半开呢？

听她的语气，她对叶子初可没有什么好感。也许能把叶子初用于其他用途，还能赚上几个小钱，她还挺乐意的呢！

贺大家心底转了千百个念头，心想，这叶子初不是个东西，但咱们主公说了，不能牵连无辜，说不定他的主人是个好人？

如果这女人对叶子初有拥有权又对他没好感，那么，咱们就多拉一个同盟进来，最多给她些银子！

可不能败坏了贺公馆在主公眼底的良好信誉！

贺大家又摸了摸脸上的铁皮面具，跟着海安走进了房间。

他一走进去，这房间就更加窄了。可房间虽窄，屋里的人站立的布局他可看得一清二楚。

叶子初和另一丫鬟站着，微弯着腰……他自是不知道叶子初之所以弯着腰，那是无可奈何颓废的。瞧在他的眼底，叶子初的神态很恭敬。

而那名女子，大刀金马地坐在屋子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手里还捧了个茶杯，目光漫不经心，见有人进来，也不过抬起眼皮望了一眼！

那气势，很夺人啊！这是人质该有的模样么？

贺大家与海安一起，彻底地推翻了萧问筠是人质的想法。

他们自是不知道，萧问筠之所以坐在屋子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又喝了口茶，那是因为说的废话太多，嘴有些干了。而坐在椅子上，那是因为这么一来，端着茶比较顺手。至于抬了抬眼皮望了贺大家一眼，那是正在歇气儿，还没从滔滔不绝的话语中缓过神来呢！

至于漫不经心，那是揭开茶杯，一不小心，熏着眼了。

所以说，有些误会，全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的。

比如说这叶子初，好不容易披荆斩棘地把萧问筠从萧府掳了出来，以充当人质，要替他日后平安顺利地逃跑作为筹码，却哪里知道，被萧问筠的泼名一吓，不得不忍气吞声，只能想着利用完她后事后报仇。却哪里又知道忙中出错，让她喝了一小口茶，就被人误会她变成了主子，他自己则变成了她的属下，从而改变了他以后所有的安排和计划！

因而说，有的时候，一小口茶也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这女人太摆架子了，你虽是主子，也不能人家大当家来拜访，你连站都不站起来吧？贺大家有些生气，沉默不语！

海安知道当家的想法，忙从他身边闪向前边：“叶公子，这是我们

大当家的，因你们是大客户，所以大当家特意来拜访。”

叶子初可不知道海安心底转的念头，得知贺公馆的大当家亲自来拜访，忙上前行礼，“在下见过大当家！”

贺大家没看他，却看着那女子，见她用杯盖撇了撇茶叶，只管继续喝茶，更生气了，又把她上下一打量，见她穿着不凡，年纪虽小……自从有了主公年少出英雄的前奏之后，贺大家再也不敢看不起年少之人了。所以，他想，年龄不成问题，所以这女子肯定不简单。

一般的看了他脸上那铁面具被吓哭的人都有，何况是一个小小的深闺女子？

他当然不知道，萧问筠被那热茶熏得眼睛蒙眬，当然，等她眼睛不蒙眬了，看清了十步之远处站着的铁面具当家时，心底很是吃惊了一下的……可惜她吃惊的时候，贺大家已气得将目光转开了。

再加上萧问筠前世连血溅满地的场面都经历过，所以把他的面具再多看几眼，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所以，等贺大家再转过视线过来仔细研究她的时候，她又是一副淡定模样了。

她是人质，作为一个人质，便得有做人质的本分。比如说绑票者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她是不方便插嘴的，所以，她便依旧端了茶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

她可没有半分摆架子的念头！

叶子初拱手向贺大家行了礼，可贺大家理都没理他，把鼻孔更加地朝天了！

他很迷惑，心想难道是我的钱给得太少，又或是发现了里面掺了假银票，所以才让贺大家对自己略有些不满的？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道：“大当家，不如咱们出去谈？”

萧问筠这时才插了一句嘴，“是啊，谈好了再告诉我！”